

陈佩斯：喜剧人的艺术探索 and 理论自觉

王海云



《戏台》海报

近日，陈佩斯导演的电影《戏台》登上大银幕，此前同名话剧已上演多年，票房与口碑长红。此次电影上映依旧广受关注，观影过程中观众席时常爆发出阵阵笑声。在这笑声背后，是一位艺术家对喜剧创作半个世纪的求索与坚守。

陈佩斯的喜剧创作从表演开始——上世纪70年代末，陈佩斯与父亲陈强合作出演电影《瞧这一家子》，凭借对普通人生活化的描摹与提炼，为喜剧片在文艺市场的突围打开了局面。随后“二子”

系列电影的陆续上映，让陈佩斯成为80年代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他塑造的角色不是脸谱化的，表演风格写实又高度凝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父与子》之后，他逐渐突破了父亲的影响，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喜剧表演风格，看似不经意的幽默与不协调的肢体背后，是对生活入微的观察，对表演精巧的构思。

晚会小品的创作，标志着陈佩斯由纯粹的喜剧演员逐步走向编导演一体的成熟喜剧创作者。1984年春晚，陈佩斯

与朱时茂合作《吃面条》，两人对话节奏明快、笑料百出，成功拨动了全国观众的笑神经。此后他们又推出《羊肉串》《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等小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不只关注表演的“包袱”，更重视“笑”背后的逻辑与节奏。陈佩斯这一时期的作品都具有相对完整的戏剧结构和人物逻辑，他的喜剧理念突破了表演的直觉，逐步体系化、完整化，为后来的舞台剧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舞台剧创作时期的陈佩斯，开始从实践中总结喜剧创作理论，探寻喜剧引人发笑的内在原理。2001年，他组建喜剧工作室，开始编排话剧，从《托儿》《亲戚朋友好算账》《阳台》再到《戏台》《惊梦》，每部话剧都创造了票房佳绩。2004年，他在《阳台》的创排中首次提出“结构喜剧”的概念：不是靠演员即兴发挥，而是依靠缜密的剧作机制，通过巧妙的空间设计与人物身份的错位，让笑点得以依次递进、层层推进。这一理论的建立不仅来源于他丰富的创作实践，对东西方喜剧作品的深入研究，更来自他对社会生活与大众审美的深刻理解。

《戏台》的创作，可视作陈佩斯“结构喜剧”的成熟样本。故事发生于军阀混战时期，戏班名角昏迷不醒，一次冒名顶替的行动就此展开。观众对每个角色的困境和动机清清楚楚，而剧中人却茫然不知陷入混乱。每一次的“危局”都被精巧的设计化解，紧张感不输好莱坞大片的“最后一分钟营救”。这种“台下皆明，台上皆愚”的反差，正是“结构喜剧”的核心技法之一。观剧过程轻松愉快，而走出剧场之后，喜剧之下的命运悲剧内核“后劲儿”颇为猛烈，耐得住细细咀嚼。

电影《戏台》与话剧的结尾略有不同。舞台有光照亮，台下有观众坐定，戏依然会演下去。在这个“笑声”可以被算法建构的时代，陈佩斯的喜剧显得尤为稀有。回望他的艺术之路，从电影到小品再到舞台剧，从那碗“面条”到那座“戏台”，他始终在寻找笑的真谛，更在发掘喜剧对生活的意义。他用半个多世纪的艺人生涯，在不断变换的演出形式里，去冲击喜剧艺术高峰，对观众则永远报以温柔。

（原文刊载于《人民日报》，本报略有删节）

草根们的“抗日战争”——《南京的照相馆》中的历史证言

1937年12月13日，人类进入近现代以来最近的一次，也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最大、最惨无人道的对入侵国首都进行的灭绝人性大屠杀。历史与现实、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的量子纠缠，在南京一个名为“吉祥”的照相馆里形成叠加态。

焦点的旁落：从宣言到尘埃

时光定格在公元1937.12.13，战火硝烟弥漫的民国首都，蒋委员长的宣言声依旧回荡，而镜头已被侵略者强行切入金陵城布满弹孔的城墙。历史的真相，不仅停留在统帅部的作战图前，更铭刻在邮差蹣跚的鞋底、暗室晃动的显影液、戏子折断的眉笔尖、伤兵滴血的脸庞以及翻译官谄媚冷漠的语言里。南京沦陷的那些个夜晚，金老板的显影盘被盛满了血色腥光，黑白颠倒的底片记录下血流成河的影像，女戏子的妆匣滚入血水泥泞，编号1213邮差的背包里仍留存着未寄出的绝望……这些看

似微不足道的物件，正以它们不屈的沉默，重新讲述那段被战报与炮火掩埋的抗战史诗。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这些微小的物件成为了历史最真实的见证者。

物证的力量：历史在无言的底片上曝光

日军摄影师的莱卡相机，闪烁着工业机械的冷光，开盖、上卷、按快门的咔嚓声，与装弹、拉栓、扣扳机的屠杀同步作响。侵略者用镜头精准地捕捉刀起头落的轨迹，将杀人比赛的暴行包装成胜利者的“战地艺术”；他们逼迫难民怀抱死婴摆拍“亲善”，镁光灯在屠杀者的狰狞狂笑中无情地灼穿人性的底线。而在吉祥照相馆的暗室深处，金老板的木壳座机却在进行着一场化学革命，一显影液浸透着罪证底片，银盐粒子展现着血光灾影。当这些照片在东京法庭上被高高举起，德国机械已然完成了从摄影工具到正义法官的蜕变，在生死存亡之际固化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证词。

王翻译官手中紧攥的三张通行证，薄薄的纸片成为殖民者打造的精神刑具。朱红的关防印章仿佛是被屠杀的认证戳，“安全区”展示着逃生的致命诱惑，同时又成为标定死亡的亡命坐标。当母女俩在中华门关卡展开通行证的刹那，那让灵魂颤抖的生之期冀，瞬间变成禽兽奸杀后的狞笑！——当侵略者垄断了希望的定义，可以任意解释生命的价值，生之凭证立即变成通向死亡的路条。这些成为生死判决的通行许可，将南京，将中国，将整个中华民族推向了最危险的时刻。

平民的战阵：日常器物的蜕变

跌入炼狱的普通人，将生活器具锻造成抗争武器。金老板在幽暗斗室将定影液淬炼为罪证固化剂，开辟化学维度的反击战场；女戏子把旅行包改作情报密匣，在舞台与刑场间实施文化伪装；1213号邮差让邮包化作

血书转运舱，穿越尸骸关卡构建的信息孤岛；王翻译则将语言变为未泯良知的反射板，在侵略者的屠刀从小心划动着残存之爱的精神孤岛。当女戏子撕碎戏袍包裹起襁褓中的婴儿，衣服里缝进记录征服与死亡的菲林底片，东方柔美与战争惨烈在子弹上膛与快门咔嚓的嘈杂中，叠加出不屈与抗争的历史蒙太奇。

正义的传递：物证的长征

从南京暗房到远东法庭，寻常物件串联起跨越时空的见证链。金老板的显影盘显现着最初的血光，传递给1213邮差浸透家恨国耻的邮袋；士兵磨秃的步枪刺刀由女戏子用染血的戏袍缠绕，最终呈现在东京审判法庭的证物台。当包裹刺刀的丝绸在法庭灯光下泛起暗红，战场“辉煌记录”的底片定格了那一帧帧历史的图片影像，这条由生活器具蜕变的证据链，完成了对侵略者无耻狡辩的终极质证，就像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Dead to Rights！

永恒的显影：未完成的抗争

金老板以生命守护的三十七帧影像，仍在释放历史势能。南京纪念馆的展柜里，历史相纸的银盐粒子持续氧化，恰似真相对现实的渐进渗透。当年轻人观看这些照片，心灵的目光与1937年遇难者的永不瞑目眼神在屏幕上重叠，人性之光完成了穿越世纪的相认。《南京照相馆》的观影室里，观众凝视影片的每一瞥，都是延续未竟的显影工程——每一道目光都是新的显影粉，每一次注视都是见证历史的定影液。2018年南京施工时掘出的半截莱卡镜头，考古刷拂去历史的积尘后，镜片依然清晰映照着蓝天——恰如平民抗争烙在时空中的印记：1213号邮差未送达的家书，已汇入城市记忆的毛细血管；戏班伶人胭脂残留的残粉，仍在秦淮河水分子间上下浮沉；金老板的显影配方，成为历史学科的基准量器。当庙堂的宣言在空中电波里消散，普通人的抗战正穿越时空延续。这些卑微物件与无名魂灵，共同锻铸了华夏挺直的脊梁——在时光的暗房中，每个拒绝堕落的剪影，都是精神永恒的青铜雕像，在时代的浪潮中，每一个仍在复兴道路上奋进的躯体，都凝聚着五千年文明DNA中永不屈服的民族基因。

李华平 袁超 丁彬彬



《幸福终点站》：生活就是等待幸福到来

《幸福终点站》，汤姆·汉克斯将主角维克多演绎得生动传神。

2005年上映的电影《幸福终点站》由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汤姆·汉克斯主演，是一部充满温情与幽默的作品。影片以1989年的真实事件为蓝本，通过细腻叙事手法和丰富的情节设计，向观众展示了一个普通人在困境中不屈不挠追求幸福的故事。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美国肯尼迪国际机场，主角维克多·纳沃斯基（汤姆·汉克斯饰）来自东欧的一个小国家。他怀揣着父亲的遗愿，前往美国纽约寻找一位爵士乐手签名。然而，当他抵达机场时，发现祖国发生了政变，自己的身份变得模糊不清，既无法入境美国，也无法返回祖国，只能被迫滞留在机场。

影片以机场为背景，通过维克多在机场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展现了他在困境中的成长与蜕变。在长达九个月的等待时间里，维克多经历了种种磨难，从最初的不适应到逐渐融入机场的生活，再到最终迎来转机，他的故事充满了温情与希望。

影片采用了交叉蒙太奇的叙事手法，将维克多在机场的生活、祖国的政治环境变化以及他与机场负责人弗兰克的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条条紧密联系的叙事线索。这些线索相互交织、相互推动，使得影片的情节紧凑而富有张力。

维克多在机场的困境中展现出了坚韧与乐观的品质。面对语言不通、身无分文的困境，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努力学习英语，通过帮助机场工作人员解决各种问题，逐渐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友谊。维克多的坚韧与乐观不仅让他在困境中生存下来，更让他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和成长的动力。

影片中的维克多一直在等待，等待祖国的政治环境稳定下来，等待自己能够重新获得身份，继续前行。他的等待并非消极的等待，而是在等待中积极寻找机会，努力提升自己。维克多的故事告诉我们，等待并不意味着放弃，而是在坚持中寻找希望，在希望中继续前行。影片通过维克多的故事，向观众展示了幸福的多重定义。幸福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是心灵上的充实与满足。维克多在机场的日子里，虽然身处困境，但他通过帮助他人、融入机场的生活，找到了内心的幸福与满足。这种幸福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存在于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影片中的维克多通过与机场工作人员的互动，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友谊不仅让他在困境中得到了帮助和支持，更让他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关爱。维克多的故事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是幸福的重要来源之一。只有当我们与他人建立真诚的联系，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幸福。

有人说，影片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将维克多的故事呈现得过于理想化，忽略了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例如，维克多在机场的日子里，虽然遇到了种种困难，但他总能凭借自己的善良与坚韧化解一切困境，这种理想化的处理方式使得影片在某些方面显得不够真实。此外，影片在描绘维克多与机场工作人员的友谊时，也过于强调了情感的纯粹与美好。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更加复杂和微妙，友谊的建立和维护也需要更多的努力和付出。影片过于理想化的处理，可能会让观众对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产生过高的期望，从而忽略了现实生活中的挑战 and 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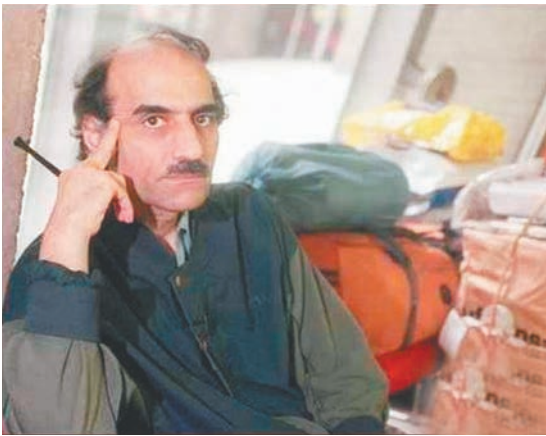
不过，电影毕竟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喜爱和追捧，谁不喜欢看到困境中追求幸福、收获幸福的人呢？汤姆·汉克斯准确传神的演绎，斯皮尔伯格独到的镜头调度，让这部电影至今仍让观众念念不忘。

曹小年



《幸福终点站》剧照

《幸福终点站》原型人物 伊朗青年纳瑟里在戴高乐机场待了18年



《幸福终点站》原型：伊朗人纳瑟里。

2004年，由斯蒂尔伯格执导，汤姆·汉克斯出演的《幸福终点站》公映。该片获得美国艺术指导工会奖·当代类最佳艺术指导。这部电影是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故事主人公的故事同样精彩。

1988年，伊朗青年梅安·卡里米·纳瑟里因为弄丢了护照，在法国机场待了18年。但是在这18年，什么也没干的纳瑟里，竟然意外地成为了一个富豪。

1988年8月26日早上，伊朗持不同政治意见的流亡青年梅安·卡里米·纳瑟里，手里攥着一张去英国的机票，站在巴黎戴高乐机场的第一候机厅，结果发现护照和难民证都不见了。

这一丢，不仅是证件没了，更糟糕的是他没了身份，只能被困在这个机场里。纳瑟里以前是个有文化的人，因为和政府不对付，只能流亡在外。他曾说：“自由不是别人给的，得自己心里坚持。”这话简直就是他接下来18年生活的真实反映。

纳瑟里的传奇从一座平凡的机场启程，慢慢变成了现代生活中的“城堡”故事。

刚开始，他像K先生一样四处求助，可都没能成功。他就是不能走出机场，谁也不承认他的合法身份，他的律师认定他自己抛弃了护照。

机场员工看他可怜，就在候机大厅里给他找了张红色的长椅，临时安顿下来。这张椅子就成了他的小窝，晚上他就把椅子拼起来睡觉，早上再恢复原样。刚开始，飞机的起飞降落声吵得他睡不着，但时间一长，这声音反而成了他生活的背景音乐，就像每天早上叫醒他的闹钟一样。

日子一天天溜走，纳瑟里学会了在这个小天地里过日子。他用洗手间的水洗衣服，然后晾在机场的货车上；用冷水冲冲澡，保持干净。虽然不能正经工作，但他能说多种语言，就给过往的旅客当翻译，赚点生活费。他从不接受别人的施舍，觉得自己能行。

作为一名高才生，17年来丝毫没有松懈，始终坚持自己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当他知道自己毫无选择时，立马就规划好自己未来每天的“日程”。早上5点半，他就会从机场长椅上起来，用机场赠送的免费牙膏刷牙，并在乘客到来之前把自己的“家”收拾好。白天，他或找些人家丢掉的杂志，或找些书报阅读来打发一天的时间。晚上，他要等到机场商店打烊才开始出来活动，去机场的卫生间洗衣服。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不修边幅的模样，衣服永远是那么整洁，胡子每天都会精心刮掉，仿佛他就和其他旅客一样，只是来戴高乐机场走一遭。

读书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旧报纸、杂志成了他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他努力学习新知识，不让自己落伍，总是穿得整整齐齐，仪表堂堂。日子一天天过去，纳瑟里的事慢慢被大家知道了，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后来，一个法国女子走进了他的世界，他们在机场相遇并且相爱，还在那儿办了一个特别的婚礼。结婚后，纳瑟里还是选择待在机场，尽管有很多好心人想帮他，但他大都谢绝了，只接受了妻子的照顾。

1996年纳瑟里拿到难民文件，可以自由离去，但他已经适应了机场的生活和友善的飞行员们，仍然不愿离开。另一种说法是：法方认为他既然是比利时的拿的难民证，那以后只能住在比利时，不能回英国或者法国。他对于法国的处理方式非常愤怒，一气之下将难民文件撕毁，继续住在戴高乐机场，法国警察也没有阻拦他的决定，于是他又在机场住了10年。

1990年代的某一天，CCTV的《新闻联播》报道了他的故事，简单交代他面临起诉。同一天，这条新闻也登上了《NYTIMES》，引起了斯皮尔伯格的兴趣。到了2004年，纳瑟里的人生有了大变化，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以他的经历为灵感，拍了部电影叫《幸福终点站》。这部电影大受欢迎，也给纳瑟里带来了大钱。

除了拿到25万美元的改编费，他还通过电影的票房分红赚了很多钱，成了人们口中的“机场富翁”。可惜的是，纳瑟里的特殊状况让他没办法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所以，这笔钱只好暂且寄存在他律师的户头上。

纳瑟里的故事并没有就此完美结束。他一辈子都没能回到家乡，2006年7月由于健康问题他被抬出机场送医，正式结束了这种生活。

2022年11月12日中午卡里米·纳瑟里在巴黎郊外的戴高乐机场航站楼去世。一个人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的神奇经历却给很多人带来了力量。纳瑟里一辈子都在追求自由和尊严。就算遇到困难，他也一直心里平静、意志坚定。他曾说过：“自由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心里要坚持的。”纳瑟里就是这样做的，他成了精神上真正富有的人。

金浩